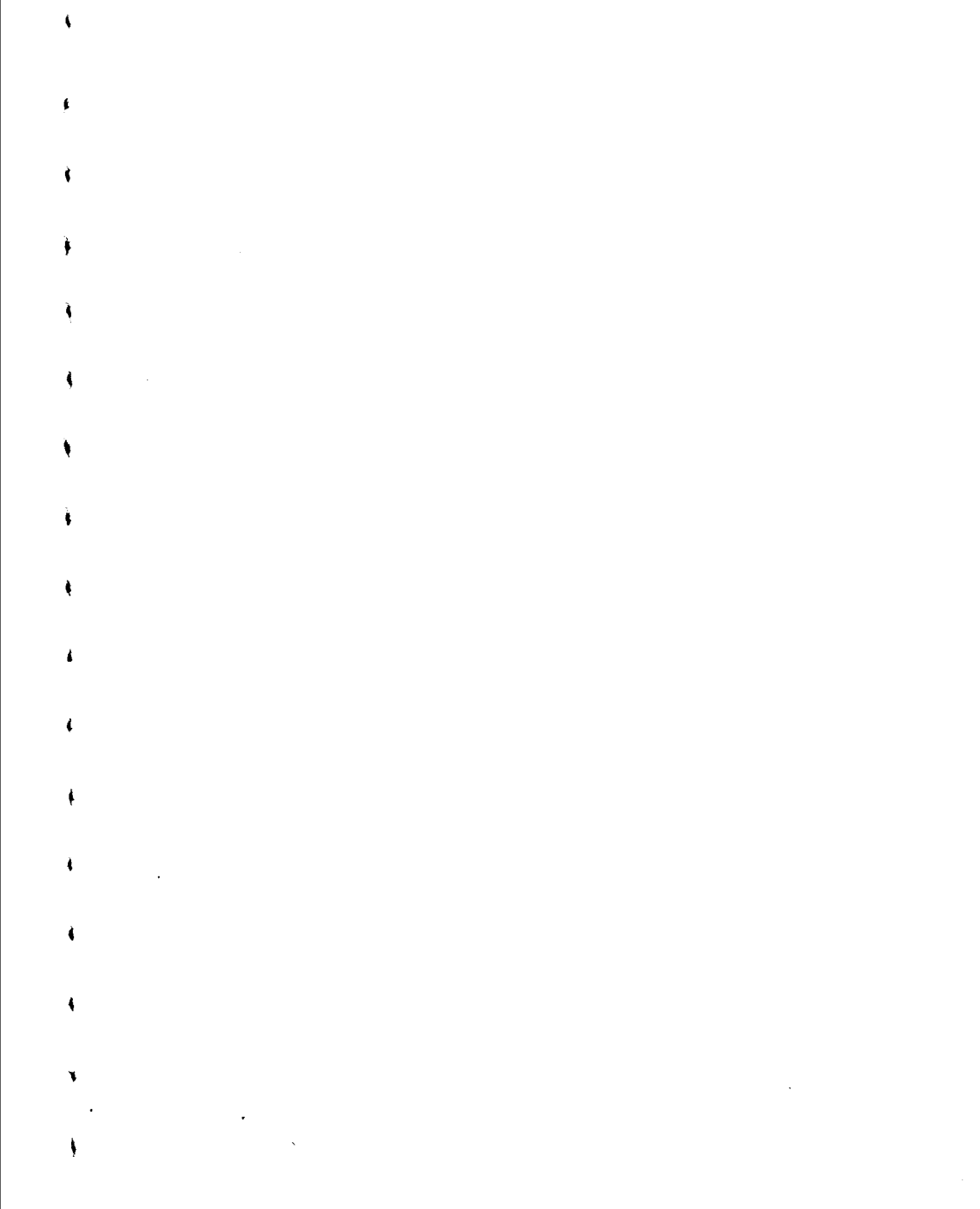


醋
栗
集



醋栗●

從大清早起，整個天空就佈滿了雨雲；那天沒風，天氣不熱，可是悶；遇到灰色的陰天，要是烏雲掛在鄉野的上空，久久不動，看樣子會下雨，卻又不下，那就總是這樣說熱不熱，可是挺悶。獸醫伊凡·伊凡尼奇和高等學校教師布爾金已經走得累了；那田野，依他們看來，好像沒個盡頭似的。向前望去，遠遠的可以看見密洛諾西茲果葉村的風車；右邊呢，是一排高崗，伸展出去，越過村子，直到遠方纔消失。他倆都知道這排高崗是河邊的陡岸，那兒有草場啦、綠油油的柳樹啦、住宅啦；要是站到一個高崗的頂上去，人就可以同樣從那兒看見這塊遼闊的平原，看

●這篇小說從線索和有些人物來看，眼裝在套子裏的人（見第十八冊鄰居集）有聯繫，不過兩篇小說的內容是各自獨立的。——中譯者。

見電線，看見一列遠遠看去像是毛毛蟲在爬的火車；遇到晴朗的天氣，甚至還看得見城市。如今，在這沒風的天氣裏，大自然顯得溫和，像在夢裏一樣，伊凡·伊凡尼奇和布爾金對這片鄉野不由得生出滿腔熱愛，兩人心想：這是多麼廣大，多麼美麗的土地啊。

『上回我們在普洛柯菲的穀倉裏，布爾金說，『您打算跟我講一個故事。』

『對了，我本來有意跟您講一講我弟弟的事。』

伊凡·伊凡尼奇深深嘆一口氣，點上煙斗，開始講他的故事，可是正巧這當兒天下雨了。過了五分鐘，雨下大了。雨絲佈滿天空，誰也說不清甚麼時候纔會下完。伊凡·伊凡尼奇和布爾金遲疑不定的站住；狗已經淋溼了，站在那兒用後腿夾着尾巴，感傷的瞧着他們。

『我們得找個避雨的地方纔好，』布爾金說。『那就到阿里奧家去吧，離這兒挺近。』

『走吧。』

他們往斜下裏拐過去，穿過已經收割的田，時而照直走，時而向右轉，到後來他們走到了大道上。不久他們看見白楊和花園，然後看見穀倉的紅房頂；那邊河水在發光；眼界開闊了，前面是一大片水，有一個風車和一個白白的浴室：這就是阿里奧所住的索菲諾村。

水車在動，蓋沒了雨聲；水閘在搖晃。有些淋溼的馬兒垂着頭，站在火車旁邊，人們披着麻

袋走來走去。這兒潮溼、泥濘、荒涼；水彷彿冰涼，不懷好意思的。伊凡·伊凡尼奇和布爾金已經覺得周身潮溼、黏糊糊、不舒服；他們的腳沾着泥，變得挺重；他們走過水壩，往穀倉走去的時候，都不說話，彷彿在互相鬧氣似的。

有一個穀倉裏傳來篩穀機的聲音，門開着，灰粉的煙霧冒出來。門口站着阿里興本人，那是一個四十歲的男子，又高又胖，頭髮挺長，與其說像地主，倒不如說像教授或者藝術家。他穿一件白襯衫，那襯衫是非洗不可了；攔腰繫一根繩子，算是腰帶；下身只穿一條襯褲，卻沒穿長褲；他的靴子也沾着爛泥和乾草。他的眼睛和鼻子給灰粉撲得挺黑。他認出了伊凡·伊凡尼奇和布爾金；他看見他們，顯然很高興。

『到屋裏去吧，兩位先生，』他說，微微笑着。『我馬上就來，用不了一分鐘。』

那是一所高大的兩層樓的房子。阿里興住在下面一層，有拱頂和小窗子，原是總管住的地方；這屋裏樣樣東西都儉俗，有黑麵包、便宜的伏特卡、馬具的氣味。遇到客人來了，這是難得的機會，他纔上樓到頂好的房間裏去一趟。伊凡·伊凡尼奇在那所房子裏遇見一個使女，是個年青女人，長得很美，他倆站住了，互相瞧一眼。

『你們再也想不出來我看見你們有多高興，我的朋友們，』阿里興說着，跟他們一塊兒

走進前堂。『真是想不到！佩拉蓋雅，』他對那姑娘說，『給我們的客人找幾件衣服來換一換。順便，我也要換一換。只是我先得去洗個澡，因為我想大概我打春天起就沒洗過澡了。你們願意到浴室裏來嗎？他們也好趁這功夫在這兒把樣樣東西都準備好。』

美麗的佩拉蓋雅顯得那麼秀氣而文靜，給他們送來毛巾和肥皂，阿里與陪着客人走到浴室裏去了。

『我有好久沒洗澡了，』他說，脫衣服。『你們看，我有一個挺好的浴室——這是我父親蓋起來的——可是不知怎麼，我總是沒功夫洗澡。』

他在台階上坐下，用肥皂洗他的長頭髮和脖子，他四周的水就變成棕色了。

『對了，我看也是的，』伊凡·伊凡尼奇瞧着他的頭，意味深長的說。

『我有好久沒洗澡了……』阿里與難爲情的說，用肥皂洗第二遍，他身旁的水變成深藍，跟墨水一樣了。

伊凡·伊凡尼奇走到外面去，撲通一聲跳進水裏，冒着雨游泳，掄開了胳膊划水。他把水攪起波浪，弄得百合浮上來，沉下去；他一直游到水塘的當中，鑽進水去，過一分鐘在另一個地方鑽出來，接着再游，老是鑽進水去，想碰到水底。

「啊，我的天！」他不斷地反覆說着，游得痛快極了。「啊，我的天！」他游到磨坊那兒，跟農民們談一陣，然後回來，平躺在水塘中央，仰起臉淋雨。布爾金和阿里興穿好衣服，準備走了，可是他仍舊在游泳，鑽水。「啊，我的天……」他說。「啊，主，憐恤我……」

『游得够啦！』布爾金對他嚷道。

他們回到房子裏。一直等到樓上的大客廳裏點上燈，布爾金和伊凡·伊凡尼奇穿好綢睡衣和暖的拖鞋，坐在圈椅裏，阿里興洗好臉，梳好頭，穿上新衣服，在客廳裏走來走去，感到乾淨，溫暖，穿了乾衣服和輕便的鞋，明明挺痛快，同時可愛的佩拉蓋雅在地毯上沒一點聲音的走着，溫柔的微笑，用盤子端來茶和果醬——一直到了這時候，伊凡·伊凡尼奇纔開頭講他的故事，而且彷彿不光是布爾金和阿里興在聽，就連藏在金邊鏡框裏、嚴厲沉靜的瞧着他們的那些老老少少的女人以及軍官們，也在聽似的。

『我們一共弟兄兩個，』他開口了——『我伊凡·伊凡尼奇和我弟弟尼古拉·伊凡尼奇；他比我小兩歲。我學了一種技術的行業，做了獸醫；尼古拉呢，卻從十九歲起就坐在政府機關裏了。家父契木夏·喜馬拉伊斯基當初被強制徵去當少年兵，可是後來他升上去，作了軍官，給我們留下一份小小的田產，和貴族的身分。他死後，那份小田產抵了債務和種種依法

應付的費用；可是，不管怎樣，我們的童年總是在鄉下度過的，像野馬似的亂跑。我們跟農民的子女一樣，一天到晚在田野上，在樹林裏，照料馬，剝樹皮，釣魚，等等。……你們知道，只要人在他的一輩子裏面捉過一次鱸魚，或者在秋天見過一次鷓鴣鳥南飛，瞧見牠們在明朗而涼快的日子裏成羣結夥的飛過村莊，那他就休想能夠成爲一個真正的城市人，他會苦苦的盼望自由，一直到他死。我弟弟在政府機關裏很不得意。一年年過去了，他卻一直坐在他那老位子上，老是抄寫那些文件，老是想着一件事——怎樣回到鄉下去。這渴望漸漸凝成明確的志願，凝成一個理想：找個靠河或者近湖的甚麼地方，給自己買下一個小莊園。

「他是個溫和善良的人，我喜歡他，可是這種把自己關在自己的小莊園裏度過下半輩子的願望，我卻素來不同情。說一個人所需要的地方不過六尺，這話是不錯的。可是六尺是死屍所需要的地方，不是人所需要的。現在，還有人說：要是我們的知識份子被土地所吸引，盼望有一個莊園，那是好事。可是這種莊園跟那種六尺土地，正好半斤八兩。退出城外，退出鬭爭，退出熱鬧的生活，隱居起來，把自己埋葬在自己的莊園裏——這不是生活，這是自私自利，偷懶，這是一種修道主義，然而是一種不做有益工作的修道主義。人所需要的不是六尺土地或者一個莊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那纔容得下他發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和特點。

『我弟弟尼古拉坐在他那政府機關裏，夢想他怎樣喫他自己的捲心菜，那些菜怎樣使他的院子裏瀰漫一股清香，他怎樣在綠草地上喫飯，怎樣在太陽底下睡覺，怎樣一連好幾個鐘頭坐在大門旁邊的橈子上眺望田野和樹林。園藝書和日曆上的農業意見，成了他所喜歡的東西，成了他所心愛的精神食糧；他也喜歡看報，可是他只看報紙上的某一類廣告，比方說，某地有若干畝田地、一個草場、農舍、房屋、小溪、花園、磨坊、水池，出售。他在想像中就描出花園的幽徑、花朵、水菓、噪林鳥的窠、池子裏的鯉魚，總之，你知道，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想像的圖畫因他所看到的廣告不同而有所不同，可是不知甚麼緣故，其中每一個畫面，都缺不了醋栗。他想像不出一個沒有醋栗的住宅，他描不出一個沒有醋栗的世外桃源。』

『他常畫他的產業的圖，在每張圖上總離不了這幾樣東西——（甲）全家人所居住的正房，（乙）用人的下房，（丙）菜園，（丁）醋栗林子。他生活節儉，省喫省喝，他的衣服簡直沒法形容；看上去他像一個叫化子，可是他不斷的省下錢來存在銀行裏。他變得貪心極了。我不喜歡瞧他那模樣，遇到聖誕節和復活節我總要送他一點禮物，可是他連這也收藏起來。』

只要人給一種思想吸引住，那你就拿他沒法辦了。

『過了許多年：他調到別的省裏去了。他已經過四十歲，他卻仍舊看報上的廣告，存錢。後來我聽說他結婚了。他仍舊存心要買帶醋栗的莊園，因此娶了一個又老又醜的寡婦，其實對她談不上一點感情，只不過看中她的幾個臭錢罷了。跟她結婚以後，他生活仍舊節儉，老是弄得她喫不飽；同時，他把她的錢存在銀行裏，卻寫上他的名字。』

『她的第一個丈夫是郵政局長；她跟他一塊兒過的時候，喫慣餡餅和家釀的葡萄酒，可是跟第二個丈夫一塊兒過日子，她卻連黑麵包也喫不夠；過着這樣的生活，她憔悴了，不出三年就把靈魂交給上帝了。』用不着說，我弟弟從來沒動一下腦筋，認為她的死是要由他來負責的。錢，跟伏特卡一樣，使人變得古怪。在我們城裏，有個商人，在臨死以前，叫了一碟蜜，把他所有的錢和彩票就着蜜一古腦兒喫下肚子裏去，爲的是叫誰也沾不着光。有一回我在一個火車站檢查牲口，有一個牲口販子摔倒在火車頭底下，壓掉了一條腿。我們把他抬到候車室去，血汪汪的流着——樣子真是可怕——他卻老是求大家找回他的腿，爲那條腿很着急；原來

● 意思是『死了』——中譯者。

那條壓斷的腿所穿的靴子裏有二十個盧布，他深怕那點錢丟了。」

『您岔到別的事情上啦，』布爾金說。

『我的弟媳死後，』伊凡·伊凡尼奇沉吟了半分鐘，接着說，『我弟弟就開始給他自己物色一個莊園。當然，人很可能物色五年，到頭來一時看錯，卻買下一樣跟自己的理想迥然不同的東西。我的弟弟託中人買成一個抵押過的莊園：有三百三十畝地，有一所住家的房子，有用人的下房，有花園，可是單單沒有菓樹園，沒有醋栗的矮林，沒有養鵝的池塘；河倒是有的，可是河水跟咖啡的顏色一樣，因為莊園的一邊是一個造磚廠，另一邊是一個燒獸骨的工場。可是尼古拉·伊凡尼奇並沒十分難過；他買下二十株醋栗，栽好，開始照鄉紳的排場過起來。』

『去年我去探望他。我心想我要去看看那座莊園究竟是甚麼樣子。我弟弟在來信上管它叫做「楚木巴洛克洛夫的蕪園，或稱喜馬拉伊斯科葉」。我是在下午到達那個「或稱喜馬拉伊斯科葉」的。天挺熱。到處都是溝啦，圍牆啦，籬笆啦，栽成一行行的杉樹啦；誰也不知道怎樣纔走得院子裏，應該把馬拴在哪兒纔對。我走到房子那兒，迎面遇見一條紅毛肥狗，看樣子像是一條豬。它想叫一聲；可又懶得叫出來。廚娘是一個光脚的胖女人，從廚房裏走出來，看樣子也像一條豬。她說主人喫過飯後在休息。我走進去看我弟弟。他在床上坐着，腿上蓋一

條被子；他蒼老了，胖了，臉上起綹紋了；他的臉頰、他的鼻子、他的嘴，全都突出來——看樣子好像他隨時會跟豬那樣咕咕的叫起來，鑽進被子裏去似的。

『我們互相摟抱，想到我們原先都年青過，現在都白髮蒼蒼，快要入土了，不由得流下又喜又悲的眼淚。他穿好衣服，領我出去看一看他的莊園。』

『「怎麼樣，你在這兒過得好嗎？」我問。』

『「哦，挺好，謝謝上帝；我過得很不錯。」』

『他不再是一個怯生生的、可憐的職員，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爺了。這生活，他已經過慣了，熟了，愛好了。他喫得很多，常到浴室去洗澡，長得胖起來，已經跟村社和那兩個工廠打了官司，遇到農民不稱呼他「老爺」，就老大的不高興。他帶着堂堂皇皇的老爺氣派關心到他自己的靈魂的得救，辦了點慈善事業，然而並不是簡簡單單的辦，卻是擺足了架子辦的。其實，那是甚麼慈善事業啊！他用蘇打和蓖麻子油給農民治各種病，到了他的命名日就在村子的中央作一回謝恩式禮拜，然後請農民喝一加侖的伏特卡——他覺得事情就該這麼辦。啊，那些可怕的、一加侖一加侖的伏特卡！今天，這位胖地主拉着農民們到本區警長那兒控告他們侵犯他的權益，明天他爲了紀念一個節日，卻請那些農民喝一加侖伏特卡；他們喝着酒，嚷着：「烏

拉！」等到喝醉了，就跪在他的腳旁邊。生活只要變得好了一點，喫得飽，喝得足，閒着不做事了——這就會在一個俄羅斯人身上培養出頂頂驕橫的自高自大。尼古拉·伊凡尼奇當初在政府機關裏即使自己有意見，也不敢說出口，現在說起話來，卻沒有一句不是至理名言，而且總是用首相的口氣發表這種真理。「教育是要緊的，但是對農民來說，還未免言之過早。」「體制照理是有害的，可是遇到某些情形，這卻是必要的，沒有別的辦法可以代替。」

「我瞭解農民，知道該怎樣對付他們，」他說。「農民都喜歡我。我一翹起我的小拇指，農民就乖乖的照着我的意思做隨便甚麼事。」

「注意，這些話都是帶着聰明慈悲的笑容說出來的。他把「我們這些貴族」「我以貴族的身分看來」反反覆覆說了二十遍；他分明不記得我們的祖父原是農民，我們的父親是個兵。就連我們的姓，契木夏——喜馬拉伊斯基，實際上是個怪姓，他現在卻也覺着清脆好聽，不同凡俗，十分中意了。」

「可是現在問題倒不在他身上，而在我自己身上。我要跟你們講一講我在他那鄉間住宅裏盤桓的短短幾個鐘頭裏面，我自己起了甚麼變化。傍晚，我們正在喝茶，廚娘端來一盤醋栗放在桌子上。這不是買來的，而是他自己種的，自從那些樹栽種以後，這還是頭一回收果子。」

尼古拉·伊凡尼奇笑了，對那些醋栗默默的瞧了一分鐘，眼睛裏含着一泡眼淚；他興奮得說不出話來。然後他拿起一個醋栗送進嘴裏，瞧着我，現出小孩子終於得到自己心愛的玩具時候的那種得意神情，說：

「多麼好喫啊！」

「他津津有味地喫起來，不住的反覆說道：『真好喫！你也嚐一嚐！』」

「那些醋栗挺酸，還沒熟，可是普希金說得好：

「『我們喜愛使人高興的謊話，

勝過喜愛許許多多卑微的真理。』」

「我看見了一個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夢想顯然已經實現，他的生活目標已經達到，他所需要的東西已經到手，對命運對自己都很滿意了。不知甚麼緣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生出一點哀傷的感覺；這一回，親眼看到了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種跟絕望相近的鬱悶感覺。晚上，鬱悶得特別厲害。在我弟弟的臥室的隔壁房間裏，他們爲我搭好一張床；

我聽見他醒着，老是爬下床來，走到那盤醋栗跟前，拿一個喫一喫。我心想：真的，天下有多少滿足而幸福的人啊！那是一種扼住人的喉嚨，叫人悶死的力量！你們看一看生活：強者傲慢而懶惰，弱者無知而野蠻，我們的四周處處都是叫人沒法相信的貧窮，此外就是擁擠啦、墮落啦、醉酒啦、假正經啦、虛偽啦……可是，偏偏，屋子裏也好，街上也好，一派的心平氣和，安安靜靜；一個城市的五萬居民當中，沒有一個人大叫一聲，也沒有一個人大聲的發洩一下他的憤慨。我們所看見的，無非是人們趕到市場去買菜，白天喫飯，晚上睡覺，說些無聊的廢話，結婚，衰老，平心靜氣的送死人入墓；可是，那些受苦受難的人，那些隱在暗處甚麼地方正在進行着的人生慘事，我們卻沒看見，也沒聽見。……一切都安靜太平，沒有人出來抗議，只有那些沒聲音的統計數字：若干人發了瘋，若干加侖的伏特卡喝光了，若干兒童死於營養不良……這種局面顯然是必要的；幸福的人所以會感到逍遙自在，顯然只因為那些不幸的人在默默的受苦；沒有那種沉默，也就不可能有這種幸福。這是一種普遍的麻木病。每一個幸福而滿足的人的門背後應當站上一個人，拿一把錘子，不住的敲着，提醒他：天下還有不幸的人啊，儘管他自己多麼幸福，可是早晚生活會向他露出爪子來，災難會降在他身上——疾病啦、貧窮啦、損失啦；到那時候誰也不會看見，也不會聽見，就跟現在他也看不見別人，聽不見別人一樣。可是拿錘子的人

卻沒有；幸福的人就生活得逍遙自在，日常的小煩惱微微的激動着他，就跟微風吹動鳳尾松一樣——然後一切又都平平順順了。

『一直到那天晚上，我這纔明白：我也幸福而滿足，』伊凡·伊凡尼奇接着說，站起來。『我在喫飯和打獵時候也喜歡開導別人，說應該怎樣生活，怎樣信仰宗教，怎樣駕御農民。我也常說科學是光明，文化是要緊的，可是對普通人來說，目前只要認得字，能寫字，也就够了。我常說：自由是好東西；我們生活中不能沒有它，就跟不能沒有空氣一樣，不過我們得耐着性子等它來。對了，我常說那樣的話，現在我要請問：「爲甚麼緣故我們得等？」』伊凡·伊凡尼奇問，生氣的瞧着布爾金。『我問你們：爲甚麼要等？我們根據甚麼理由要等？你們就會告訴我：這種事兒，一時是辦不到的；各種思想在生活裏都要經過相當時期纔能漸漸成形。可是這話是誰說的？有甚麼證據能够證明這話對？你們又會搪塞說：人間萬物自有規律，各種現象自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一個有思想的活人，站在地上一道裂縫的面前，明明可以跳過去，或者在上面搭個橋走過去，卻偏要等着這條裂縫自動合攏，或者等它給泥土填滿，難道這樣的事還說得上甚麼規律，甚麼道理？再說，爲了甚麼緣故要等？等到沒有了生活的力量纔算？同時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需要生活！』

「一清早，我從我弟弟家裏出來，走了；從此我在城裏就待不下去了。城裏的那種和平安靜悶得我不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為這時候再也沒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團團圍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痛苦的了。我老了，不適宜作鬭爭了；我甚至不會憎恨了；我只能心裏發悶，覺着煩躁，氣惱；可是一到晚上，我的腦子裏就有種種的思想奔騰着，弄得我的腦袋發熱，我睡不着覺……唉，要是我年青就好了！」

伊凡·伊凡尼奇激動得走來走去，反覆的說：『要是我年青就好了！』

他忽然走到阿里興面前，先是握住他的一隻手，後來又握住他的另一隻手。

『巴維爾·康司坦契諾維奇，他用懇求的聲調說，『不要冷冷靜靜，覺着滿足，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還年青、強壯、有信心，要永不疲倦的做好事！幸福是沒有的，也不應當有；如果生活有意義，有目標，那意義和目標就絕不是自己的幸福，而是比這更偉大、更合理的東西。做好事吧！』

這些話，伊凡·伊凡尼奇是帶着淒涼的、懇求的笑臉說出來的，彷彿他私人求他一樁甚麼事似的。

然後這三個人在客廳裏挑了三張各據一方的圈椅坐下來，沉默了。伊凡·伊凡尼奇的